

東園寄所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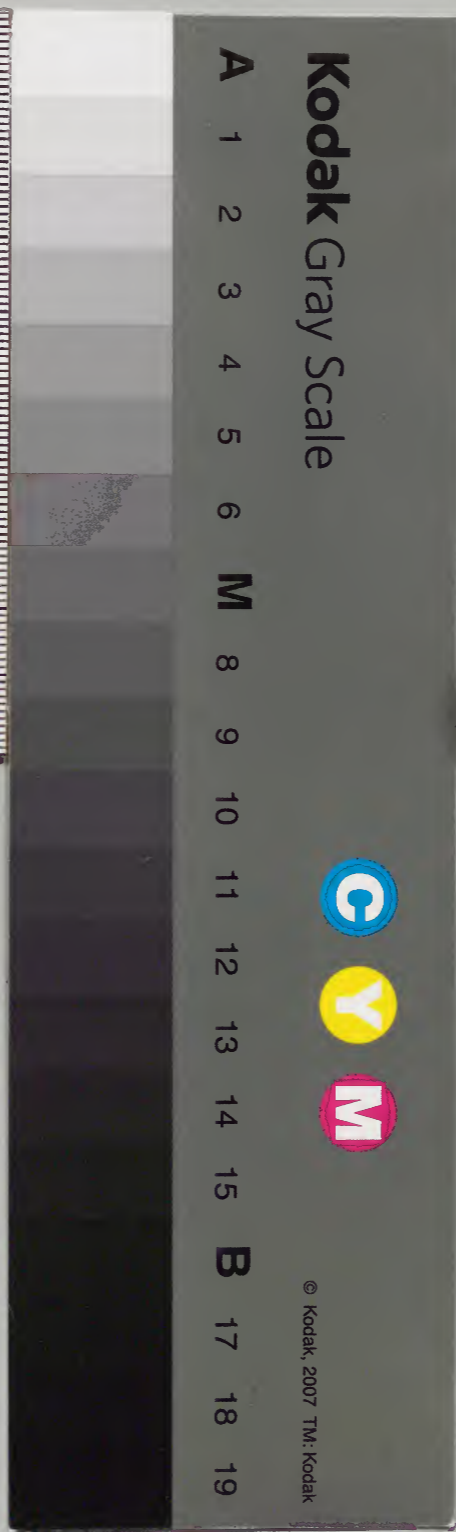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九	九
類	八	八	八
函	三	三	三
架	一	一	一
冊	六	六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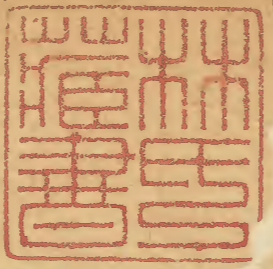
九十

漢書	九	九	九
容	七	七	七
類	八	八	八
架	一	一	一
冊	八	八	八
函	三	三	三
架	一	一	一
冊	八	八	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89
冊數	16 (13)
函號	308 12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裂皆寄

羣寇

闖獻之興也千百其黨類而後十餘年問羣盜四起益難枚舉前人譬勝朝國勢如衣敗絮行荆棘意者其然

漳泉海寇

漳泉海寇起自袁進進受撫於閩將沈有容進之後有袁忠亦以受撫與進並於遼東効用忠之後有楊祿楊策祿策之後有鄭芝龍芝龍泉人也侵漳而不侵泉故漳人議勦而泉人議撫兩郡相持久不決寇愈橫上為之遠治巡撫朱一馬舊撫朱鈞相總鎮俞咨臯等已而

漳泉海寇



後十餘年問羣

芝龍悔禍降於兩廣總督熊文燦。有旨戴罪立功自贖。餘黨蔡三老鍾六等。自開海關至廣東灣。萊蕪馬耳海。牛田洋。分往埭頭洋嶼。青海等處。我師禦之。頗有斬獲。其中李芝奇者稱最強。初由玄鍾東上。陸鰲中左。爲鄭芝龍所敗。繼又突大小金門。直犯潮海。入揭陽舖。與把總鄭廷芳力戰過城。知揭陽縣馮元驄率鄉兵出城外。曾曆埠大戰。互有殺傷。其時楊策已被獲於馬耳灣。惟芝奇於惠州潮海間恣掠。其鍾六老者名斌。竄而之浙。嘗以佯敗誘官軍入洋。賊船四合。總哨皆沒。寧紹溫台蘇松在在告警。巡撫張廷登增船召兵。浙寇漸平。廣賊劉香則又芝奇之黨。後出而更銳。犯小程。犯長樂。再犯

廣之海豐。詭乞降。熊文燦信之。七年四月。道臣洪雲蒸。康承祖。叅將夏之本。張一杰。往招之。謝道山被畱踰年。鄭芝龍合兵夾擊。香挾道將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志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蹙自焚溺死。承祖與二將脫歸。於是海禍遂息。緩史未刻編

江南海寇始於黃尚忠。尚忠死。又有陸大廖二。而顧榮爲劇。尚忠以十一年之冬。掠大倉之陸公市。尋就擒。陸大則以明年秋圍崇明縣。大掠青村柘林。爲其下所殺。廖亦遁去。而衆推榮爲長。榮招廖二合之。南北一艦。爲船一百五十。衆萬人。約以十五年二月圖據崇明諸沙。北趨江淮。奪漕艘。於是江陰靖江城盡閉。逼崇明。邑令

陸一鵬守備陳安國設守。殺我把總王百度。百度勇將。人惜之。再犯福山。江南大震。應撫黃希憲定海總兵王之仁。期會勦。蘇松兵使者程珣視師劉家河。班捕斬格。募漁船百。漁丁二千。為漁勇營。合諸哨。四月十八日出洋。遇賊高家嘴。王之仁前哨。用大砲碎賊一舟。沉之。陳安國殊死夾擊。賊大敗。斬賊數百。焚十五舟。生擒五十人。又敗之大安沙。敗之江北新港。敗之楞頭。獲舟六十。俘百人。焚殺溺死無算。賊竄入淮北。為漕督史可法將士所逆擊。復轉而南。程珣得其兄顧大。令柘林守備楊芳者與之俱。以喻降。榮乃歸命。殺餘黨二千人。收其舟二十八為軍用。人皆以程珣有方畧云。全上

廣東山寇

崇禎元年寇聚廣東羅岡及程鄉平遠。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長寧小路出安遠會昌。偽號永興。稱王結寨。程平張惟天等。增城有賊張元冲等。官兵勦之。千戶危思仁。康繼祖被殺。又江西巡撫楊邦憲奏報流寇陷城劫庫。有旨切責邦憲。并諭南贛及閩粵撫臣會勦。其年秋廣東東山紹興等營。千把總郭効忠張承祚追賊至新舖頭。大有斬獲。又往寨所生擒賊首張會雲。又右鎮把總何維坤解擒獲賊首鍾成林可美等。山寇漸息。其後又有九連山寇。九連山跨三省九縣。其中上洲中洲下洲。即王文成所平洲頭賊也。山勢羊腸鳥道。而寬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掠。以為窟

穴當三四年間。山寇大起。間出潁州之龍南定南二縣。以肆鹵掠。南雄郡城廩薄。岌岌莫保。惠州之和平。潮州之平遠。皆在萬山中。賊得以出入不禁。延至六年始告蕩平。乃用廣東按臣梁天奇議。擇山中衍沃之處。如野鴨潭者七巢。相度屯極之地。設兵三百人。統於惠州叅將。又以形勢移平遠縣於石窟。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於士民之捐助。不關縣官計之。全上

河北三叛

山東固多羣盜。先是六年三月。朱大典報武德劇盜蕩平。又云曹南武城王沙等寨。賊首郭金城等七人被獲。境內稍以靖。二十三年間。有開州人黃小槐者。白號

順天仁義王。有衆一萬二千。與東阿李漢相應。焚掠臨清沂州間。後在鄆州玉皇廟。爲山東總兵楊御蕃所執。此亦曹南賊。十四年大饑。亂四起。有李廷實。李鼎鉉者。陷高唐州。又東平吏胥開門迎賊。撫臣王國賓討平之。泰安土寇至十餘萬。掠寧陽曲阜間。兗州大震。賊取女子。衣以甲冑守營。而已出放掠。聞青州兵至。還走邳徐。焚其郭。直抵揚州之南沙河店。燬漕船三十艘。復向東平。張秋。圍豐縣。未下。徐州賊又從而合之。當是時。群盜主名以十數。其中李青山最劇。青山本屠者。因亂嘯聚。據梁山之壽張集。上果詔趙劉澤清以進勦。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澤清所部遊擊趙維修。追青山。斬其黨

艾雙雙雙雙青山技藝師。偽封當家大元帥。梁山諸賊皆其管轄也。二十七日。青山兵敗遁去。有賈望山者。澤清。破其巢。執而訊之。稱青山同逆黨蕭侯封等三人。逃往山東之沂州。十五年正月六日。充東防守都司齊見龍。報其弟齊翌龍。生擒青山以獻。先是青山以百騎走泗水。材官楊衍者。故將御蕃姪也。殺其騎且半。遂之至費縣東。之箕山。楊相射中其馬。翌龍遂得而生擒賊之。搜勦禁旅太監班師入都者曰劉元斌。于中道詭稱搜解青山餘黨。欲以自爲功。司禮監王裕民。以其疏入奏。疏曰。臣等所擒梁山壽張集逆賊李青山。有偽軍師王隣臣等。本東平州諸生。城陷爲賊所得。因爲之用。與

偽中軍趙一資同備心腹。賊之陸梁跳盪其謀也。別部如黑虎廟。偽元帥李明芳。臨湖集。偽元帥余城印。戴家廟。偽元帥陳維新。城印破東平州。明芳維新破張秋。而維新又燒漕船三十隻者也。又以攻破陰新燒彝陵關箱者。偽元帥朱連。掌賊之老營。與同起攻破新泰東阿。偽元帥李相南。梁山。梁家灣樓順天飛虎。偽元帥徐尚德。猩猩屯。偽元帥李青芳。青山之從弟也。梁山偽元帥侯嚴化。藍店。偽元帥賈望山。蕭皮口。偽元帥吳應詔。油箕山。偽元帥二人。王山印。王東楚。梁山偽副元帥二人。馮文運。呂同升。皆以破東平時。先登爲驍賊。蕭皮口。偽副元帥王加興。花藍店。偽副元帥魏建弘。又有偽千總

張明山。僞參謀楊某。而馮三益。呂朋年。王茂祥。施可。憑皆賊目。臣元斌。臣澤清。奉皇上殲渠赦脅之旨。不敢根株支蔓。惟條奏首惡。及附逆有跡者。二十四人。青山縛置檻車。餘皆反接以狗。上曰。青山小醜。久乃就擒。不足以獻廟社。其命法司按輕重。磔斬於都市。且賞賚將士有差。或曰。王隣。臣勸青山以約降。其獻俘也。上率太子。與定二王。御門受之。衆賊曰。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遺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大詬罵當事。負約死。乃絕聲。上以。東饑困。手詔就撫之。民各歸秦土。務農耕作。發帑銀二萬以賑之。其後再有龍山滄海淵諸賊。東撫王永吉初至。以三百騎與之戰。未浹月而收縛。散遣之。殆

全上

袁時中。北京滑縣人。崇禎十三年。河北大荒。群盜無慮數十萬。真定以南。道路全梗。時中嘯聚。凶命。先襲開封。時中以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攻陷霍丘。又突往蕭縣。執其令以去。以其對袁老山一營而言。故謂之小袁營。諸賊中惟時中最黠。同起者相繼撲滅。而時中渡河南走。有衆四千人。圍蘭陽。總兵陳永福。吳遂程擊敗之。二將去。而蘭陽之圍復合。尋又爲官兵所挫。時中乃東奔歸德。達於潁毫。糾合饑民十餘萬。時中自處養兵襄城。由鄆城而東。塢壁向應。時中從潁毫屯以西。相遇於陳蔡之間。時中畏其強。而自成貪其衆。遣辯士說之。相與爲盟。許配以女。時中遂俛首聽命。

破睢陽寧陵。以及於歸德。時中皆爲先鋒。其力然。兩賊
倉卒以形勢倚。其中實不相得。又見自成驅之當矢
石而已。收其利。心不服。其去歸德攻汴也。行至杞縣。遂
叛而去。自成介馬追之。疾馳二百里。其衆半道散。時
中左右屬者百餘騎。僅而免。自成圍汴。而時中於其間
收合餘燼。復得數萬人。東歸潁毫。爲官軍所逐。屯柘城。
鹿邑界中。保督楊文岳撫之。不就。總督侯恂。豫撫王漢
嘗有意羈縻之。時中獠狻不馴。而往來者持浮說以博
利。卒不能得賊要領。杞縣之南。有地曰圍鎮。偏介睢州。
時中薦處。以荼毒兩境之民。罔有寧日。睢州無長吏。劉
肇崑毆陽永鎮趙成名。皆以幕椽客將主州事。諸生黃

亮。好縱橫權宜。招誘嘗入其營中。賊黨多河北人。久客
思家。潛求北渡。間有商販懷衛間者。而太康鹿邑。焚掠
自如也。御史蘇京按豫。素知其反覆。會永城劉超反。時
中投牒。請以擒超自贖。京却之。尋得旨。許陳永福與之
俱。時中自以御上命。策馬河口徑渡。京與豫撫秦所式
謀之曰。彼畏闖。非圖超也。使一至河北。是爲逆徒樹黨
耳。永城可復下耶。乃歛舟北岸而告曰。若斬李際遇。并
自成僞官來者。可以從君請。不則始戢。其下勿動。已而
自成移屯。漸以逼。有扶溝諸生劉宗文者。爲賊用。說時
中除舊讐。復自歸。時中縛之獻於御史京。京置諸法。自
成游騎數百。已鈔其營。時中殺一將曰張三生。俘三人

曰馬龍余應王得貴。託言破賊。自成聞之怒。俄而全隊大至。擒時中殺之。餘衆或殺或降。散者向祀。祀令李翁如擒胡明山等十餘人。或向睢。睢人之與賊習者。艤筏爲之渡。渡百人。御史京遣吏士收縛。已拔其健者十餘人爲親信。他或逃東南以去。時中起十三年。至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滅。全上

劉超晉人。其父賈於永城。因家焉。超頗而長。有才武。能讀書。於左國三史略皆上口。再中河南武舉。俱第。子壬戊午兩科。天啓二年。永城王三善爲黔撫。超與曹縣人劉澤清以偏裨從。時安邦彥圍貴陽已十月。三善以十二月進兵龍里。追至老鴉關。超出廣陵。兵旣勝而驕恣搶掠。

反爲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超獨免。積勞遷四川遵化總兵。崇禎中。同邑練國事。丁魁楚。丁啓睿。皆以督撫討賊。超以故將在總理五省軍前効用。九年秋。兵部叙黔功。超以解圍蔭一子外衛副千戶。世襲。超上書闕下。誦言王三善以子死未葬。輿論未定。黔中其事者。比將百人。今力戰如都司范可行。郭應魁。而不錄其勞。死事如王允綱。王允佐。而不恤其死。其得贈者。止一劉奇爲游擊。而見在効用。惟劉澤清爲通州總兵。然自用他戰績。非黔功也。又自以一戰擄龍里。再戰掠革舖。三戰逐邦彥於陸廣河外。親解黔圍。身所斬四十一級。其二爲賊目。所部卒斬級千餘。復地千里。僅一外衛千戶。而猶副也。

功大賞薄，有怏怏心。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赴京聽用。朝論以其怨望斥之。六月十八日，復歸永城。會河北土寇大起，李自成攻汴梁甚急，上募能救汴者。超應詔請招募土寇，率所領六千人殺賊。乃用爲保定總兵，名救汴，實不行。與其弟越陳兵出入，多與群盜通。永人大不便之。進士魏景琦召見授御史。已受命按江南矣。會言事罷歸，負氣詆超爲通賊。超不勝忿，起殺景琦一家，并喬舉人明楷而反。河內令王漢以才名擢御史，按豫尋進爲撫。方治軍懷慶，奉密旨用討擒賊。提兵至永城，聲言招撫。練國事丁魁楚等夜開北門納其軍，方坐城頭，發降票。超死士猝發，遂遇害。超與劉澤清通譜牒爲一

家。時澤清已貴，貽書欲以激變請。澤清以殺撫臣難之。超與其婿王全黔謀，拘邑紳練國事丁魁楚等，逼令草公奏爲已請寬罪，而全黔令其舅高擢者同王仲寶曹育民等五人齎本以入，爲金吾緝事者所獲。俱澤清爲之囊橐。上置不問，而命鳳撫馬士英、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陳永福討之。九德以十六年四月初六日率京營副將楊大相、趙民懷、薛光胤等至永。故將杜文煥、王承勳以家卒從。漕撫史可法遣叅將李世春千六百人、鳳泗總兵牟文綬挑精騎百人皆會。而副將周士鳳扼雙溝以防奔逸。賊於初七日突圍以攻東北，諸將乘銳合擊。十三十四日兩晝夜連戰十五合，賊死不可勝數。其

氣遂衰。士英先檄劉良佐於正陽。率諸將劉澤洪等。從
穎毫趨永。以十三日至。而黃得功在廬州。率馬成龍等。
挑精騎千人。爲士英前驅。士英自率中軍楊振宗。劉復
生。蔣正秀。姜兆熊。并募兵從宿州趨永。十七日。質明至。
諸將乘銳渡濠。直抵城下。故督師丁啓睿。時在城外。士
英與之謀。得賊虛實。偕永福及副將丁啟元。叅將李時
隆等。議築長圍。先是永之紳民。築城濬濠。製砲積糧。以
防流寇。至是反爲超用。永人逃出。則全家俱斃。驅無知
之人以當鋒鏑。官軍之被傷者亦千餘人。上憂賊之負
隅也。特發御前銀一萬兩。各色蟒衣斗牛飛魚等。紵絲
一百疋。犒賞戰士。超窮急請降。士英僞許之。既出見。猶

帶刀自備。士英下與之禮。手去其刀。曰。若歸朝。何用此
爲。已而潛易其親信。遂就執。五月之十日。上聞捷音。下
詔曰。反賊就擒。城中紳士得全。朕心嘉悅。六月朔。獻俘。
超與其弟越。凌遲處死。傳首九邊。小六兒及超越妻妾
子女。給功臣爲奴。家產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俱流二千
里。超黨張君暉者。勇善戰。亦論斬。超時年六十二。豫人
有惜之者。曰。超知書。好交東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時自
負其才。以永城人不許。令就文試。故倪而從武。往往與
同里不合。王撫軍漢。字子房。其遇害也。超爲文祭之。曰。
古之子房善謀。君何輕身失算。誤爲亂兵所害。所以自
明其不反之意。超向在黔中。曾保全馬督家口。於圍中

貽書士英。深自辨置。文義頗可觀。其就執緣誘降。塘報未盡實。然殺近臣。戕大夫。嬰城拒戰。其反決矣。此其當誅。非可以浮詞他說解也。全上

徐錫勳之城

徐錫勳。與河南山東接壤。崇禎八年有程繼孔。王道善。張方造。三賊破蕭縣。焚徐州北關。歸永邳宿之間。道梗數百里。指揮蔡應瑞。守備賈之驥。哨官李毓秀等。以拒敵陣亡。自永城叛。劉超伏誅。餘孽朱世安。燕青等。竄入其地。自稱反天。天魏豹。遂南勾豫寇。東連滄浪。淵諸賊。造舟置筏。勢亦披猖。崇禎十六年六月。淮徐道右叅議何騰蛟議討之。徐州副將金聲桓。游擊劉世昌。守備卓

聖。又歸永叅將一啓光。丁啓胤。丁承烈。皆以兵會。而淮督路振飛。命標將文懷忠。王心粹。佐之。時張方造盤踞吳家集。我師以七月二十三日攻破。斬首千餘級。生擒張方譽等。而方造跳逸。跡之未獲也。賊程繼孔懼罪。偽降。騰蛟姑許其請。於九月二十六日。單騎親至其巢。責貫舊罪過。令縛首惡王道善。自贖。劉世昌身自督率。聲桓伏兵要害。為相應。繼孔果於十月初三日。生執道善。以獻。道善之逆黨張鳳梧等。尚據險不下。歸永三叅將之師。先往。諸將續至。合圍。比三晝夜。連陷三寨。擒斬二千八百餘人。而騰蛟自行持蕭縣之王窠。方造亦於去蕭八十里之鄧陽集。為卓聖。嚴守敬。吳尚庚等所獲。即

擒道善之第二日也。徐寇遂平。會騰蛟擢爲楚撫。念程繼孔終留後患。乃檄之入楚隨征。此賊堅拒不可。於是屬督馬士英。定計於十二月十八日。命其副將楊振宗。莊朝梁。同禁旅總兵馬得功。叅將王進功等。共提兵五千。從東南一路。由宿州攻之。徐州副將金聲桓。統標中左右等營游擊劉世昌等。共提兵三千。從西北一路。由蕭縣攻之。徐城義勇亦領鄉兵助戰。二十四日大會南岳集。攻賊巢兩晝夜。繼孔大敗。奔竄入方圓寺洞中。至廿九日始就執。甲申正月。鳳督以樞專膠致京師。會國變。得脫歸徐州。再糾衆爲亂。逾年興平伯高杰北行過徐。繼孔伏謁。與下受上黃指。立執之以爲狗。此徐碭蕭

三大寇之本末也。全上

河南諸寨

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傳盡免河南五府田租者半三年。又詔諭汝洛島壁諸人。若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義存報國。不乏同心。所宜赦罪錄功。大伸討賊。斬僞官者授職。捕賊徒者給賞。恢城獻俘者不次用之。今就其可紀者三人。全上

沈萬登。汝寧真陽縣人。大俠也。七年冬。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萬登聚鄉勇萬人爲之應。自太徵吳太守亦並起。萬登稱順義王。太徵太守各自爲長。之友被陳永福所破窮蹙。遂竄入流寇中。而萬登等擁衆自如。同時有

舞陽楊四。泌陽郭三海。及張五平。皆鸞鷲。盛顯祖等。而楊四據九曲。郭三海據平頭塚。稱為強。三海詐歸命。楊四詭請殺賊自贖。數反覆未能有以定。十二年七月。萬登乃請降。劉洪起者。西平鹽徒。與其弟洪超。洪道。結鄉井以自保。又有洪敷。洪禮等。號為諸劉。嘗乘夜遣人入賊中取其馬。賊管中語曰。高點燈。多然油。防備西黨。漸以盛。官授為西平都司。郭三海之反覆也。十年春。巡按御史楊純武。檄洪起捕其黨張五平。侯鸞鷲誅之。郭三海亦為陳州軍士所獲。汝寧游擊朱榮祖。頗善戰。擊陳爾學。陳爾學。在韓莊。既敗。榮祖焚其寨。盛顯祖破之。又以計誘賊首殷守祖。入城受賞。并其黨五十殺之盡。郡人大司馬傅振商太守李燦所定。

計萬登乃以明年降。授都司。即其所居真陽為屯部。是年。楊四為左良玉所殺。十五年四月。楊文岳授汴不利。歸以其兵獲白太徵誅之。十三年。有北灣土寇趙惟現。率為其黨馬三所發。朱榮祖夜擒。傳三陳政斬之。乃定。十四年。左良玉兵駐汝。大殺掠。民憤而從亂。白太徵乘眾怒。昏夜傳城。恩殺驕兵。以雪其毒。城內戒嚴。幸不動。城外兵民相擊。及晨。民大半為兵所殺。白太徵遁去。至是始。十一月。汝寧陷。文岳及文武將吏俱斃。有東寨韓華美者。投自成。受僞命守汝。自成尋追左良玉於襄陽。拔營走。上寇遣發。皆乘虛入城。當城未破時。同知韓華美。署遂平篆。賊至。走嶧牙山。以免殘民。乃迎以入。署巡道事。而沈萬登之在真陽也。李自成授以威武大將軍。不受。馬士英承制命為副總兵。遂與劉洪起洪

禮謀收復。今上。

李際遇登封人。幼讀書。曾應童子試。不就。去而坼。遇曠徒。用飲食相交結。有陳金斗者。爲其軍師。金斗自謂受天書。能占候望氣。乘早荒以蠶戒倡亂。官軍擒金斗。并際遇妻子殺之。惟際遇中傷。乘馬得脫。時禹州有任辰者。有衆二萬人。諱爲官軍所殺。際遇復其衆。與于大忠申靖邦。周如立。姬之英等。各結土寨。李踞登封之上寨。于踞嵩之屏風寨。放火殺人。并隣寨以自益。于大忠破宜陽新安二城。永寧大宋各寨。極凶慘。而際遇差有善意。人歸之。李自成之陷宛洛汝蔡。際遇請降。劉氏兄弟不可。相與謀曰。誰請兵。誰保鄉里。超與道曰。吾兩人願

死。兄宜行。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至左帥軍前請救。足底入棘刺石屑而已。不知。十六年二月。楚撫宋一鶴塘報有云。副將劉洪起。在西平與老猢猻等。四家打仗。三月兵部報遂平副將劉扁子。將汝州僞官殺死。土寇趙發吾等歸之。洪起遂有衆十萬。有忠勇稱。而李際遇亦殺僞官以自効。上皆下詔褒獎。自成之在襄陽也。意欲移駐南陽。發右營出鄧州以迎敵。秦軍發左營出潁州以敵左兵。發後營一隻虎出河南以敵袁時中。李際遇劉洪起。時中尋爲自成所滅。劉李獨存。兩人固勁敵也。沈萬登初與劉洪禮佐韓煜以城守。而自成以夏四月於襄陽大置官吏。遣僞防禦使金有章。并鄧璉。僞汝寧

鄒應麟官偽推樊仲表陽偽至汝。檄到，韓華美具儀從郊迎。我巡道韓焯及署縣事朱某潛避去，偽果毅將軍以兵護都尉侯玉鳳及長旅四人，分屯各門山寨。如馬尚志、蘇青山者次第受賊所署官。馬偽成武將軍，蘇偽長旅。韓華美出屯信陽，有章建牙，殺戮征求無虛日。萬登陽與合而陰圖之。九月二十四日漏二下，令鄉勇傳呼曰：土寇薄城，有章懼，請萬登所部孫玉成等入守，而已脫身走真陽。萬登已密令收縛。十月朔，孫玉成景鳳臺等合計執鄧璉、馬尚志等。萬登至而磔之。汝人爭食其肉。初四日韓焯入，民遮道哭迎。萬登遂以所部兵鎮汝，援勦太監盧九德以聞。得旨：沈萬登擒斬偽員甚多，具見義奮，有功。

將吏限一月內從優察議叙。當是時，李自成圍李際遇于玉寨甚急，會督師孫傳庭之兵出自潼關，圍乃解。將師與自成戰於襄洛之間，萬登際遇皆不能出師為助。已而督師敗，自成入秦，兩人於其間完守入保。明年甲申春，萬登乃與洪起相賊殺，其讎起於萬登之中軍王明表。殺洪起弟洪勳，攫其金。洪起稱兵復仇。韓焯知事不可為，與推官伍三秀避之於固始。四月朔，洪起名其黨郭黃臉、金臯、趙發，吾以合圍。汝人糶糗牛馬俱盡，掘野草煮瓦松，終之以食人。彰德司理陳來明聞京師變，南奔過汝，為劉沈議和。沈不從。五月朔，城破。萬登偕孫玉成、陳山皆被執。洪起磔之於三里店。洪起自稱左平

南麾下副將軍。南至楚。類北抵大河。無不奉其約束。韓華美棄僞職來投。洪起復令守汝。六月朔。自成右翌權將軍袁宗第聞洪起破汝也。自德安馳而至。洪起棄城走楚。依左軍。而華美出迎賊。宗第怒其反覆。誣之幾斃。據城五日。宗第移營入秦。九月洪起自楚歸。擒南陽。開封諸僞官。傳送南中。詔用爲淮蔡總兵。加都督同知。洪起自稱受勅書進宮保。州縣已下。皆聽其署用。卽汝寧御史公署。修改巨麗。開帥府。築戟旌旗。甚設。明年春。出軍新息。光固之間。徵各寨金幣以充軍糧。六月大兵至汝。洪起遁走平頭塚。孔將希貴圍之急。洪起中流矢斃。其下遂散。李際遇之在玉寨。亦以不早降。官軍執至京。

師死。噫。噫。此三人者。亦既已矣。此外有李好者。人馬以萬計。嘗以其兵從自成。而劉鉉。李奎。鄭乾。伏應。魁等。各統數千衆。介似賊。似民之間。他若武山。翟營。孫學禮。周加禮。徐良。田金。高等。不及千人。何足數哉。今上

裂皆寄

普吾沙

滇遠限天末革易之代屠戮罕焉而殺運繁滋亦復不免間嘗緡閩滇致不終篇而三太息矣採之補綴史所未及

普明聲阿迷州土人也初爲馬者哨哨頭水烏之亂與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旣而京營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問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聲勇慧所部土兵亦強特請隨行滇撫閔洪學入奏嘗言自明聲東行道上司兵益弱其爲時所重如此明聲在黔屢破木西賊衆會宗龍以內艱歸木西隨就撫明聲

亦回得。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崇禎五年。巡按趙洪
範至臨安。明聲率兵逐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
貽書撫軍王伉。謂其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
請檄調黔蜀兵會討焉。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黔
鎮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右布政使周士昌
監軍。擊明聲。敗之。進圍阿迷。明聲使其下僞約降。陰使
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君不開狐死兔悲乎。阿迷平。兵
行及元謀矣。旣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賣陣先走。官軍大
敗。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爲伉罪。遂與洪範俱被
逮。士昌歿於陣。明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懲前事。
不復致討。總督朱燮元。自黔至。以兵威撫定焉。廣西郡

守張繼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明聲才武。且
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比有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
一日繼孟將謁兵備道於臨安。先誠其下必取途阿迷。
見明聲將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
踰其境數里矣。作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須急至。
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騎俟我。我今回見普公。遂
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馳數騎趨阿迷。明聲先已有
人偵繼孟。聞其言。益大喜。出迎謁。語甚歡。方持茶餽客。
繼孟戲曰。嘗聞南中土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遽。
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
竟易盞飲之。不知繼孟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

內矣。明聲聞治饑，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俟回當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言，信以為實，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卽夕達臨安。明聲藥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其妻萬氏，江右寄籍人女也。狡而淫，據其衆，役使諸小姦，選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與之私。既久，覺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為贅婿，已復嫌其樸陋，而定洲少年白皙，更竊殺定海而贅定洲。其子普服遠耻之，與萬氏分寨而居。後服遠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迷之衆，併近彝地，愈廣。南至交岡，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叅將大贊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先為元謀士，知縣，久絕不嗣矣。至

必奎，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賣陣後，傑驚口甚，大贊貪墨，屢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奎聚衆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黔國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會剿。十月，官軍與土官祿永命、龍在田等擊敗必奎，擒之。永命，寧州土知州，在田，石屏州土人也，俱以水烏之亂，有戰功。在田歷級副將，崇禎十一年，奉調至襄陽，隸總理熊文燦軍前，擊流賊革里眼，射塌天于雙溝，敗之。以是知名。張獻忠等受撫穀城，頗與密，既而獻忠叛，文燦獲罪。在田亦能歸，元謀之役，與永命俱在行間。十一月，沙定洲兵亦至，時必奎已伏誅，定洲循畱城外不肯歸，會奸人饒希之余錫朋等，連騙天波金寶，無以償，以貿易

往來各士司營中。誇天波家饒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
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弘等爲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
行。天波以家忌未出見。定洲入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劫
天波由小竇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戰拒賊。從官
周鼎止。天波畱討賊。天波疑鼎見誘。殺之。遂走楚雄。其
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當夜舉火
自焚死。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荆巡撫吳兆
元爲題請。代天波鎮滇。又至祿豐。執家居大學士王錫
裘。置貢院。賜之與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寧。與
祿永命等。各引所部歸。萬氏在阿迷。聞變。驚曰。吾家儻
爲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以投誠。既至。見定洲氣貌

赫然。資用饒洽。更喜過望。夫婦坐八人輿。持刺與撫按
往來。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衆追之。是時
楚雄新爲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畏知奉調監軍
至楚。楚人畱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守
禦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
西走永昌。使楚得爲備。賊卽西追。恐楚塞其後。畱攻楚。
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
雄。城閉不得入。爲畏知所縋。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
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徹城外
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障門。檄調漢土兵馬。郡縣多遙
應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迤東祿

永命龍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撤兵回。竭力攻
楚雄。楚雄守具既集。屢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樓。賊
發巨礮擊之。烟燄所指。正罩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
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去左幘耳。因驚歎以爲神。畏
知視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夥。至夏。賊稍稍
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亦堅。復回攻寧州。破之。永命死。
至嶧峨。土官王克猷走死於路。龍在田在石屏懼。與其
黨許明臣竄大理。定洲既定。迤東。復引而西攻楚雄。分
兵爲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爲一大營屯之。環城圮濠爲
久困計。畏知守益堅。終不能入。又明年丁亥。張獻忠被
誅於西充。其義勇孫可望等率殘兵由遵義入黔。龍在

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
率兵來復仇。雲南初苦沙亂。皆延頸望其來。不知爲賊
也。三月。可望等至滇。定洲解楚雄之圍。率衆禦於革泥
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
涼。宜良入省。宜良知縣方興佐率衆持羊酒迎可望。賊
喜不入城。至省。巡撫吳兆元等迎於郊。巡按羅國瓛在
曲靖被執。不從。帶至省。自焚於署前。通判朱壽琳以僉
都御史奉差募兵於滇。亦不屈。從容賦絕命詩。被殺。可
望等因盡據城池官署。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業
流離。視昔較甚矣。既而分遣李定國徇東諸郡。可望
自率兵西出。楊良知禦於啟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聞其

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爲賊。當與爾共扶明耳。畏
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僞號。二不殺百姓。三
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卽拆箭對誓。迤西得免屠戮。畏
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龍在田許名臣迎降之。復以書
諭沐天波。如與畏知言。天波遣子報命。永昌通判劉廷
標。上杭人。推官王運開。夾江人。俱不屈。自縊死。可望分
兵入麗江。悉取其數代所畜。厚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
隨之。疾馳度蘭津橋。至永昌。會天波。與鄉官龔彝等。於
北城樓。遂携之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姚安舉人厝上珍。
拒賊見執。至省被磔甚慘。李定國至臨安。臨安爲定洲
部目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砲。砲發而

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
盡戮之於城外白塲。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
焚自縊者不與焉。初意遂襲阿迷。蒙酋取定洲。聞晉寧
有變。因盡掠臨安子女而回。過河西。在籍巡撫都御史
耿廷籙赴水死。其妻楊氏被執。亦不屈見殺。至晉寧。圍
之。屠其城。并屠昆陽。呈貢歸化。所殺又數十萬人。先是
昆陽有孔師程者。以從軍得官。糾合晉寧各城人拒賊。
定國旣至。師程入舟遁去。晉寧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
知縣嘉興夏祖訓。俱死之。定國又盡殺臨安被獲婦女
於路。亦千餘人。江川知縣周柔強。不迎定國。率衆屯於
撫仙湖中之孤山。定國旣至省。使人出擊。盡殲之。蓋迤

東屠戮之慘。幾與獨省同。而迤西獨免。宜楚雄人至今尸視。楊畏知不衰也。然城內與外。大節不奪。如冷陽春諸人。亦何可多得哉。可望定國。既俱回省。經營土木。毀南城。民居萬間。作演武場。城內置四王府。磚石毀。呈貢昆陽二城爲之。可望文秀。定國與艾能奇。皆僭稱王。在籍御史任俱等。又倡議尊可望爲國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俱兼吏禮二部尙書。鑄典朝通寶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樹縣工技悉歸營伍。以備軍資。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崛強。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於演武場。聲其罪杖之。

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初定洲歸屯兵洱革。竟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命等。各據一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爲犄角之勢。私通交趾。借其援。以固諸蠻心。一日。鴉集於嘉賓營。定國偵得之。率兵遽至。圍以木城。兩守三閱月。絕其水源。諸蠻懼。出降者相續。遂械定洲等數百人回省。剝其皮。於是沐天波具衣冠。謝雪祖宗母弟妻子之讐。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爲快焉。滇次

已丑四月。孫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獻南金二十兩。馬四匹。移書桂林。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諍。以爲

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趾。可望來書。有不允封號。即提兵出戰等語。陳那傅忠甚。先封秦王。尋封爲荊郡王。可望不受後封。

裂昔奇

四鎮

大厦將傾。雖忠肝照日。猶不能善其後。况恃勢恣橫。本起盜賊者乎。獨靖南之效。人有餘哀。至今村賽。列之神廟。與武穆埒。未可同日而共道也。

靖南侯黃得功。字許山。京營名將也。嘗收張獻忠於潛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幾獲而伏。爲人憊而忠。所部不過三萬。每戰。身自衝突。勁疾若飛。江淮人呼曰闖子。幾詫以爲無敵。

靖南起徒步。爲羣商執鞭往都。經山東。值響馬。衆商俱

逃遁。靖南獨手提兩驢蹄禦賊。賊無不披靡。由是勇名震遠近。嘯虹筆記

休寧汪耐菴。會拜靖南侯門下。高傑引兵爭揚州。公從靖南侯飲。盤列生碗肩。剖啖之。帳下驍將能飲者。以次坐。人浮巨觴。自江總兵弟守備。辭不能飲。侯怒。欲杖之。總兵自公公笑。侯問故。曰。生笑斥守備腿。不及杖粗也。侯笑而止。俄報高兵十里外將至矣。侯笑飲不動。報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及報已抵城下。侯乃上馬。刃一卒授之弓。執左手。又一卒授之鎗。掛於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劍。跨右腿下。背後五騎。騎負一箭筒。箭筒百。隨之往。抽箭亂射。疾於雨。箭盡。擲

弓。繼以鎗。鎗以二騎。折旋又擊死二騎。須臾擲鎗。用鞭錮。雙揮之。肉而糜。衆軍已歌凱矣。歸而豪飲如平時。柳町叢談

黃得功副將林報國。勇敢當先。爲得功前鋒。所向有功。左金王老狷狷。華里眼等。數懼之。華城大管隊二將者。五營中以驍勇聞。設伏以待報國。報國恃勇深入。障其伏中。二將截戰。射傷報國之馬。報國步戰。遂不得脫。二將提報國首。上山罵誘得功。蓋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集。無一敢前。得功正切齒。欲爲復仇。四馬直取二將。賊四起。用撓鈎鈎得功。得功奔河。二將追近。得功回身。聯箭中喉。落馬。賊兵散。得功斂鞭打開。提歸二將首級。

以祭報國。羣賊喪氣。我兵奮散。自是賊營相傳。須避黃

圖矣。寇志靖南自刎後。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廟中者。跳舞大呼曰。

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岳武穆王為四將。岳已陞矣。

言畢。手提石廊岳像於中。而已立其位。作握鞭狀。良久

乃歎。嘯虹筆記

廣昌伯劉良佐。字明宇。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後總督

汪揚。再陞下從護祖陵。禦革左。最後收承城。亦有功。

卷末刻籍

李平侯劉澤。字鶴洲。家在曹縣。嘗一渡河救汴。壁壘

亦壯。死後。人為其好聲色。將畧木無所長。修科臣韓

如愈一言之怨。乘亂微半道斬之。上遣科臣韓如愈督

江浙餉。馬嘉植督閩廣餉。澤清遣兵阻擊之於東平戴

家廟。而見白公貽清詢其名。曰。非是。既而遇韓。斫數刀。

韓挺挺不撓。惟以幼子不宜殺。故者曰。無與小兒事。舍

之去。馬以變服免。如愈在垣。性嚴正。無所依附。其糾澤

清也。澤清恃重幣賄之。如愈呼使請讓。反其幣。故及。白

云。先帝已行封。而詔不達。故與廣昌興平拜獨進侯。人

莫得而辨也。同上

興平伯高傑。字英吾。係降將。初從孫傳庭於曾頭塚破

賊。又一年。而鄭縣遺潼關不支。傑率其下李成棟楊繩

武等。十三總兵。有衆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

寄刻奇所奇卷九

裂皆寄四鎮

三

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喪失魂魄。閭部史可法
謀於朝。分江北地爲四鎮。一淮徐。一揚滁。一鳳泗。一廬
州。但畫疆以守。勿妄有所越軼。詔未行。而軍候言高兵
先驅至江浦。顏守將張上儀。巨砲遮擊之。始却。職方司
王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經造其
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告之以戢兵聽朝命。奈何索渡
將曰。吾規欲寄家。元吉曰。公等所進取淮北。而并拏淮
南甚便。過江。過天子輦轂地。今渡卽先自潰亂。非公等
所以兼爲國家意也。諸將僉應曰。諾。顧獨有意揚州。揚
州居天下膏腴。有新舊二城。城外爲肆賣區。子女環寶
累萬萬。高放手剽掠人。屠贈日以百數。保者恐。授兵登

陴。誓死守。江都進士鄭元勳。雅負才地。爲鄉里服。且憂
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爲游說。兼以早自異。無隨
俱死。高聞。鄭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達旦。厚金帛遺之。且
陳所以定居維揚。非有他意。相與約結而後入。鄭自謂
得高要領。氣甚揚。語於衆曰。高帥來。救書召之也。彼手
馬相國聘禮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慰父老以無動。苟
如是。卽南京且聽之入。况揚州乎。百姓聞之。叫呼起曰。
元勳與高反。賣吾城以市德。碎其首。齧割之殆盡。是時
史公方渡江。誓師。高見揚人之暴骨者。載道。慮公以爲
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見升帳灑然。變色易容。旣庭
謁。而公平易朴誠。人人引見。加慰勞。則大喜。然其中慢

以易。久之傑復出，固以元勳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開城門納其兵。公弗許，謀止公以要之。漸屏其左右，見已所親者，仗刀侍側。公談笑不爲動。徐草奏與以瓜步，衆稍稍懼服。公遂進而按部淮安。劉澤清之抵淮安也，過安東，守將丘磊邀取其輜重，恐貽儕輩笑，匿不聞。史公至，諸將具橐鍵迎視，高加恭，顧其兵徒虛夸，不足用。公自念誰可與其功者，不得不揣意興平，勿虞與靖南之交惡也。初，靖南分地在儀真，廣昌在壽州，兩人交頗合。澤清頌以唇齒倚，登萊總兵黃蜚之南也。道出維揚，懼爲兩人所協，而素善得功，貽書請以兵逆，得功欣然，引輕兵三百騎來會三义河。守備某者，高禪將也，遽以

告高，內疑土人叛已，而忌黃威名，得百姓心。驟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遣將卒出半道，別出千人間走襲其城。而黃不知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高精騎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緩裝，出不意，亟擐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千金，戢中矢，踏騰而上他馬，馳去。高之遣兵也，戒之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皆梟卒，追且及。注漿未下，黃大呼反鬪，發腰間所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長刀，復盡其三。乃及於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歿。高所出千人襲儀真者，夜至，守將丘斌馬岱偵知，設守，令軍中且食且休。於城外，碁置炬火爲疑兵。高兵知有備，不敢進，又擊見炬火，以力趨。半夜，實力盡。

馬岱開門出擊。盡殲之。黃之還也。聞知益大怒。按刀噴目切齒。自以於同事本無纖芥。一朝見襲。又慨然於揚人之危偏。而思救之也。引廣昌爲之助。誓必與英吾一決。萬元吉偕故將張文昌李棲鳳。叅語於兩家者百端。訶者曰。天長有傅烽。得功引真州之兵。將以至。高劉皆束戴應敵。高曰。曩千人多維揚。猘少。吾故驅之。假於吾之士卒。詎至於敗。黃不足擒也。元吉側身講解。文昌棲鳳。各以其衆來曰。兵交綏。吾屬置橫陣以止鬪。卽閣部亦不得已於一行。會得功有母之喪。公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變。無智愚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而獨盛怒。是歸其曲於高。而將軍收名於天下也。得功色

稍和。尚以失亾三百騎爲恨。公命監紀應廷吉。陸遜之入高營曰。靖南聽我矣。君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焉。馬羸多病死。公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高出千金爲黃母賙。二憾之講。暫以成。陸猶未也。當是時。興平最強。公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高亦折節稱弟子。嘗與公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高謂僧曰。弟子他日得免於禍乎。僧曰。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志并力。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爲也。高不覺歛容服。高之妻邢夫

人饒權智。高嘗語人曰。邢有將畧。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史公出至誠。所以調護之良厚。乃亦勸高傾心。公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命王相業監其軍。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潑胡茂楨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高曰。傑旣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用揚城爲請。楊士紳復震動。守上以未除館爲辭。公遽遷於東偏。虛已府以爲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高乃趣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旂。疾風折大纛。西洋砲無故裂。應廷吉私於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廼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吾懼阻衆。不敢言。睢州

許定國者七十餘矣。

許定國太康人。以故總兵赦罪出

獄。收兵大縱掠。考城被其毒尤慘。

毀家養士。負其功不

得封。上書詆高爲賊。高由是怨許。常曰。吾見許。必手刃之。公之遣高圖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懼討。貽書公求自全計。公語其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興平於十月十四日啓行。過徐州。以馬士英指。斬其將程小子。小子者。豐沛大盜。小子各繼孔。蕭縣健步也。宿州有乾賊。肖子之佐。評告與之通。官府不察。在擒激變。程不從。乾賊自據所居之梧桐山爲亂。馬爲馱督時所俘以獻。未及誅。京師破而南下。聚衆以恢復爲名者也。定國聞之。益懼。乙酉正月之十一日。高兵至睢

定國先數十里。跪馬首迎。高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顧爾衆焉。在。許故隳其軍。以羸見。高噓之曰。爾有此軍。何不以之開藩乎。居明日。召詢之。若豈不知我之將殺汝。而顧不去何也。許頓首曰。定國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名我爲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日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記室。而代者。誤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各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粗人。見其屈服。且憐之。開謾語。以爲信。無何。有某千戶者。遮馬投牒云。定國謀公。與平故以

示勿貳馬前。管六十。送許誅之。遂刑牲約爲兄弟。定國飾美姝。進與平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事。女子第畜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乎。定國唯唯。退時。與平入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於城。闔曰。非有令不得入。從與平入者。左右驍健三百人。十三日夜。定國張宴。燒燈。厚具樂以飲。與平令其少弟飲。諸親將在別所。婦女賓客皆雜坐。酒半。酣許弟動靜失常。度坐者覺起。而耳語與平曰。今日之宴。視其弟志意有非常。得無謀我。與平推之以手。曰。夫何敢。親將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醉。與平所居爲雕人甲第。垣墻高。四週有重廊複室。許於壁後置人。不及知。將卒俱就別所休息。臥榻。昨二三

治文書者。與傳事小兒。漏將殘。開屋瓦。歷然有聲。驚出視。則壯士踰垣。屋者數十輩。興不有備。身鐵杖。亟索之。已失。猶奪他人鎗力鬪。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一人牀下伏。值林篔陷而免。他日爲人說其事。定國蹀血南向坐。曰。三日來。受汝屈辱。亦已盡。今定何如。興平大笑曰。吾乃爲豎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明日城中不開。李本溪玉之綱郭虎攻東門始入。定國已渡河北去。唯人知其事。皆已行。諸將致疾於睢。斃之二百。悉屠之。闕部至徐州。初勿信。旣而審知。興平實死。大痛哭。知中原不可復圖。至還師。以返救根本。東平侯澤濟。乃於其間。大治淮邸。極宮室之盛。取美人鐘鼓以充之。

嘗構一水榭。費千金。諸生爭獻歌詩。頌功德於天下。事置勿聞也。匿丘磊之怨。中之以他罪。顧就繫所。置酒爲極歡。卒文致之。以至於死。向特以計。慮興平。聞其死。與二鎮謀曰。我維孺子不足立。固當分其衆將之。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惡肯輕屬人。亟假諸將以軍號。待回元爵長。而還之以兵。揚人之聞高死也。酌酒賀。靖南攘袂起曰。固當以此州還我。引其師至境上。二月十五。公旣還自徐州。令同知曲從黃。中軍馬應魁入其營。問故。黃曰。吾爲國大將。功最多。僻處瀨江一小邑。高傑有何功績。而食數城。始念其不終。割之以三縣足矣。餘地非高有也。公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右之也。

彼士馬多而令不一。今日驟奪而明日必亂。亂且曰。首
難自將軍始。其爭之也。黃揮其兵。始少却。亦會高盧二
監以王命解。因罷去。然其中不無鞅鞅。馬阮因之。故靖
南遂為其所用。嗟乎。自古艱難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
以予觀乎四鎮之事。士僑則其曲已甚。睢州乃不戰自
焚。在督師止以大計用興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量師
相。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為腹心之難也。全

許定國守河南某城。流賊奄至。箭如雨射之。定國立敵
樓。以乃左右。屏箭盡兩斷。高與身等。笑向賊曰。若之乎。
急歸。人障一版來。受流家箭。賊挾版至。國射以鐵箭枝。

皆貫人於版死焉。賊驚遁。詩若謂語

許定國常與眾少年聚飲。眾請曰。欲觀公神勇。許曰。可。
忽躍起。手攀簷前椽。全身懸空。左右換手。走長簷殆遍。
顏色不變。柳軒叢談

得功有愛將曰林報國。善用兵。報國輒為前驅。賊畏之。
亞于得功。于是報國至。而賊趙虎者佯北。誘報國深入。
殺之。羣賊正相賀。而得功突入虎陣。斬虎賊。眾復潰而
走。賊中有勇將。年少嗜殺。號無敵將軍。于是無敵將軍
呼于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為汝曹擒黃將軍以來。眾賊
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得功前。得功立
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馬去。賊眾大驚。子

遺錄

寄園寄所寄卷十

漸昇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鹿佑蘭臯 男 景衢
吳一元宛先 全 孫繼全 校訂

驅騁寄

狂士

勇俠

定數

報施

方抄

寄園寄所寄卷十

驅騁寄目錄

仙

二氏

寄園主人曰一枕黑甜最易費人神智此聖人有
不如博奕之歎也中山千日酒華山一欠伸寧可
為天下繩哉取狂士則心薄鄉愿重勇俠則羞千
古無氣骨男子言定數則怨尤忽消論報施則恩
仇宜凜至於醫方以濟人之急仙釋以解人之願
均破我普騰良藥也統名之曰驅睡

驅睡寄

狂士

甲以自牧正不須狂雖然小子狂簡德之基也
道之器也顏延之四子各得其父之一宋主曰
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狂亦何病

無錫王孟端工繪事在京邸與一商人隣居月下聞吹
簫聲甚喜明日往訪其人寫竹以贈曰我為簫聲而來
當用簫材報之其人不解事以紅氍毹為餽乞再寫一
枝為配孟端大笑取前畫裝之而還其餽列朝詩集
永樂中曾狀元榮體貌魁碩文學充瞻朝野咸望焉
有交趾貢使飲量絕人上令左右舉善飲者飲之或舉

寄園寄所寄卷十

驅睡寄狂士

二都護以對。上曰。朝廷上無一善飲者乎。曾開之。卽自請往。上問曰。卿量幾何。曰。欵此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於是飲徹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翌旦謝恩。上悅曰。不論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明狀元耶。益賜之酒。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王守叢語

常熟桑悅。字民懌。讀書一過輒焚棄之。爲博士弟子。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駭。延之較書。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筆足之。使者乃敬禮焉。年十九領成化乙酉鄉薦。會闈筴。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爲

吳簡討汝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語。爲丘學士仲深所黜。三試得乙榜。年二十六。籍誤以二爲六。用新例辭。不許。除泰和訓導。仲深嘗名令觀所爲文。給曰。出某集。民懌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仲深爲屈服。民懌旣之官。仲深屬提學掾。善遇之。掾至。問桑悅今何在。豈有恙耶。長吏素遭狎侮。皆御之曰。無恙。自負不肯來。掾使吏往召之。曰。連宵且雨淫。傳舍地。守妻子不暇。何得候掾。掾坐久。益兩吏促之。民懌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迺今知有無耳者。掾是也。與若期。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掾問。欵收之。緣仲深不果。三日後。詣掾。長揖就列。掾

屬聲訶之。民慄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至今兩賢之。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恐。薄待寥廓之士耶。因解綬請去。按不得已。下堦詣之。御史聞悅名。召令說詩。請坐講。講未竟。卽跣足爬垢。御史不能耐。乃罷講。遷長沙通判。調柳州。意不欲行。人問之。曰。宗元久擅此州名。不忍遽往奪之耳。會外艱歸。遂不出。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民慄中燕市。見高麗使臣。市本朝兩都賦。無有心竊耻之。作兩都賦。慕阮公咏懷。作感懷五十四章。居長沙著庸言。自以爲究天人之際。非儒者所知也。吳郡閻起山秀卿。作二科志。以民慄首列狂簡。曰。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慄。可與進取者也。列朝詩集

常評事倫。字明卿。山西沁水人。正德六年進士。除大理寺評事。謫壽州判官。遷知寧羗州。卒年三十四。明卿多力。善騎射。時馳馬出郊。與侯家子弟。挾少年較射。問知爲常可事。奉大白爲壽。輒引滿。揮鞭馳去。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赴朝參。朝吏訶之。敖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中考功法。調判庭督御史。罷歸。益縱聲伎。自放酒。間度新聲。悲壯豔麗。善書畫。好彭老房中法。謂神仙可立致。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刃出於腹。潰腸死。平陽守王泰爲之收葬。有常評事集四卷。其弔淮陰侯詩。中原豪俠。至今猶傳之。全上

王稱欽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鴟諸
童子樂。又賦不可馴。父母扶撲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輒
虐海內名士耶。爲翰林庶吉士。時已有名。其意不可一
世。俄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爲庶
吉士師。甚嚴重。雅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
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爲不知也。乃
已。嘗授官給事中。用言事過。詔特子外補裕州守。旣中
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召。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
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龔疑諸盲官。受廷迎耶。
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
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

師故。卽分守君命也。雅欽曰善。乃前迎分守。分守旣下
車。數州吏芻過。當雅欽筥之十。雅欽大罵曰。蔡師悞先
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待。一府中懼伏。
公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餉。謀於蔡潮。潮爲謝過。稍
給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旣歸
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見者。雅欽多蓬首囚服。應
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
避之。玉堂叢語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
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
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

部。會公以貧緣事發。叅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
司日。大聲曰。老鼠拖生糞。公始悟結怨之繇。座右編
沈周。名重一時。蘇州守求善畫者。左右以沈對。便出硃
粟拘之。沈至。命立廡下。獻技。沈乃爲焚琴煮鶴圖以進。
守不解曰。亦平平耳。明年入覲。見守溪王公。首問石田
先生無恙乎。守茫然無以應。歸質從者。則硃粟所拘者
也。守大慚。踵門謝過。笑史

鵝池生宋登春。好詩。吳人徐學謨爲荊州守。自往物色
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羅冠。衣皂繒衫。報謁。踞上坐。隸
人皆竊罵之。守爲授室城中。約移居日。往訪。屬有叅謁
口。盱往。生鍵扉臥不納。守令人穴垣入。生方科跪席

一藁僵臥壁下。守強起之。索酒盡歡而罷。守罹景藩之
難。赴逮江夏。生送至岳陽而返。後數年。守坐廢家居。生
爲道士裝。持一鉢。裹敗衲。行乞三千里。訪守海上。居三
月別歸。列朝詩集

豐主事坊。字存禮。鄞縣人。爲人狂誕傲僻。縱口狗意。所
至。人畏而惡之。嘗娶邑子沈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相
得甚驩。或問之曰。是嘗嘲笑公詩。卽大怒。設黥上章。詎
之上帝。所詛凡三等。一等肯公卿大夫。有仇隙者。二等
則布衣文士。嘉則爲首。三等鼠蠅蚊蚤虱。其狂易可笑
皆此類。全上

鄒平耿尙忠。做秀才時。以絹送染局。屢索不得。見局中

有帳簿。覽竟。投之火。染博士窘甚。耿曰。汝付我絹。我還汝簿。博士如命。取紙筆。磨出一字不差。弘治戊午中試第二名。署句容。教諭。取士分房。得李某等。後數十年。李以都憲巡撫山東。耿進謁。爲門吏所阻。袖石擊鼓。自言耿尙忠來見。巡撫倒屣出迎。極盡綢繆。贈之金不受。跨蹇而歸。梅憲小史

驅睡寄

勇俠

一勇之夫。雖萬人敵。何有哉。最愛唐人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又云。我有莫耶劍。不報小人讐。若而人者。願與之把臂入林。

未某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曰爲小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明文皇時。外國進長人曰海衰。膂力絕倫。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薦。召見。令與角技。上臨觀焉。海衰身長踰丈。聲鳴如鐘。伏下見者。皆辟易。顧小虎。取然一夫耳。海衰固弱視之。前提其鬚。去

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佯作啾嚶狀。曰任公死生。乘其不意。徑捉其腎囊。力碎之。海衰不勝痛。偃於地。爲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賞之。枝山野記

景泰己巳。先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見一騎。舉旗。一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侄彪請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縱一騎。揚旗前迎。寇彎弓引滿。發矢射彪。亨遙見彪騎上如瓜墮地。彪縱騎奮而前。一斧砍落其首。舉旗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其挽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判官頭。戰馬制此獨高。可以遮胸。必瘳木乃堅。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矢透心矣。寇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獨敵也。庭間述

湯參將亂勅。字公讓。襄武王曾孫也。十五入學。爲生徒。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後至當谷。大呼折尹。聲撼庭木。攘袂走出。題詩府署。闔扉而去。周文襄謂其名。召令作啓事郎。立具狀數萬言。文襄上書薦其有文武才。驛召赴京。于少保請試之。立將臺下。摘古今將畧。及兵事以問。應對如洪鐘。萬衆環視歎賞。于公入對。授錦衣衛百戶。列朝詩集

汪羅德。善歌。慷慨好俠。有膂力。能陸地行舟。精武藝。嘉靖末年。流賊入閩。鈔山劉顯奉詔入閩征倭。與賊遇。我師失利。賊益猖出無方。官兵往禦。莫敢正視。羅德起身與戰三日。賊寤。明日復戰。賊以大帳覆羅德而執之。爲

嶺縣官義之。歲給米養其母妻。鉛書

王慷海鹽人。生有神力。嘗以指觸破屋壁穿之。而指無傷。與人較藝。寺廊脫衣挾柱礎壓之。始就搏。衆驚拜爲師。駕漕艘入都。遇劫。慷佯執纜不顧。第取一大竹。用脇夾破之。爲薪。而劫者盡斂手去。有徒豪倫。欲盡其藝。俟慷飯持鐵叉刺之。慷手飯甌底當叉鋒。跳入倫懷。以二筋貫倫鼻孔仆之地。其捷如此。衛志

有二賈隄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驚怪殊甚。二賈自分必死也。望煙炊進。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而歸。入室。

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一拔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姓氏。且告以失路艱辛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爲餉。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華野纂間

一瓢道人。少讀書。不得志。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誅。匿於羣盜。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貴市歌舞妓十餘人。賈酒淮揚間。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擁豔冶。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疑於王者。又十餘年。心復厭之。去。常持一瓢。乞食湖湘間。後至澧。澧人初不識。既久。出語頗狂。多奇中。發藥有效。又爲人畫牛。信

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饋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人以此多延歎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爐灰裏取金挺。付祝云。爲我召僧來禮懺懺畢。買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其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間無不週遍。一市大驚。復還至廟中。乃仰臥。命衆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袁小修集一門客遊大老家。久而無所事事。一日方羣相宴坐。大老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舉坐皆笑。客曰。亦有微長。能縮桶。大老曰。請面試之。命放一鐵縮舊桶。去席五尺許。取竹於座上編成圈。隨手擲之。

其縮已將桶腰收密。而舊鐵縮落矣。再作一圈。復如前擲之。恰縮桶底。而底舊鐵縮又落矣。大老驚曰。神技也。客必有他能。願賜觀之。勿祕。客笑曰。彈雀可乎。腰出小刀二十許。向簷間擲飛雀。腰截落地。而小刀依然在手。連擲四五雀。皆然。徐收繞於指。若一環狀。而後藏之。大老駭甚。知其劍俠也。厚贈而遣之。柳軒叢談

休寧吳虎文。雄膂力。嘗客金陵。雜稠人中。觀劇。明季最強暴不逞者。莫如西北遠人。偶一人誤以漏鞞。踏汚虎文朱履。方陪笑舉衣爲虎文拭泥。虎文聲聲加之。其人怪虎文文弱書生。乃攷叱我。奉毆虎文。虎文隨以手揮之。其人輒仆。而其黨忿。成羣來毆虎文。虎文聲色不

動觸之無不傷者。其黨充營軍者，愈集。圍虎文數層。虎文談笑應之有餘。適叅將道經其地，素與虎文善，乃叱衆散。虎文之勇，由是益震金陵。一日在錢牧齋先生坐方，請其技。一老人道裝者，微嘲之。虎文怒，詰道人何方人。且曰：若亦知鎗棒乎？告以新安之歙邑人。虎文益怒，詰曰：若亦知歙之膂力第一人，畢昆陽乎？道人曰：吾兄子。虎文笑其誕，出座欲與較。鎗道人持鎗笑曰：欲讓吾子。虎文瞪目不解，所謂道人曰：吾手前握鎗桿，一尺則寸。鎗常長我鎗一人，是讓矣。子亦如吾在，受我讓五寸乎。虎文從之，運用鎗法，直取老道。老道全不爲動，及虎文用鎗到極巧妙處，幾中老人，然後直前一折。虎文鎗

已落手飛墜外矣。虎文不覺屈膝。老人笑扶之起曰：子鎗法誠善，惜用之太急也。吾與子戲，豈忍傷子。但令空手足矣。柳輯叢談

天啓二年三月，操江徐必達年七十二歲，出巡至儀真，帶家兵三十人，又帶鐵關王刀一把，重七十三斤。十三日閱水操，內有家兵四人能舞其刀，餘兵及看者數萬餘人，皆不能舉。自耿操江爲關白之變，於萬曆廿四年出巡，至今計廿六年，未見有操江按臨。先曾祖日記休寧令張天成，故遼東將家子，自言十七時，見許定國與其祖飲，從者以其弓從，請開之，不可，強開之，努力僅寸許，兩背腋已傷骨矣。萬青閣偶談

黃仲霖爲監軍歸休寧時。携一長人。甚奇偉。不知者。以爲巨無霸。然不敢近。一旦休少年中。一有膽者。力擊之。則怖而走矣。近陝西王輔臣反。時有步兵長九尺。操大刀。猛鷲多戰功。圖學士欲生擒其人。以數千騎圍之。其人曰。何阻咱歸路。衆曰。學士公欲見汝。其人曰。要認咱。忽撫躬擲一大履。衆方眩視。急殺開血路而走。後輔臣降。其人仍爲走卒。無甚異。嘯虹筆記

四川韓巡撫。遣心腹吏。解金數十橐至都。道山東。晚宿古寺。吏脫鞍馬。環繞夫役。枕刀睡橐上。晨起。人馬如故。而橐化烏有矣。吏駭甚。誅求侍僧。僅貧蠶數衆。非能盜重貨者也。倘訪杳然。不得已。歸訴之韓。韓震怒。重考

解金人。悉下於獄。繫既久。吏哀願。願以全家易一身。出囹圄。不探真消息。死不瞑也。韓素信吏。許之。至失金地。遠近密訪。絕無耗如前。一日大樹下。見瞽而卜者。席地坐。大書於招者。專卜大事。吏異之。扣以失金狀。瞽者笑曰。速命人與我。得下落矣。吏喜。從之往。侍與人聽瞽者指揮。左則左。右則右。皆曉巖山徑。無復人烟。已而夕陽在樹林中。時聞虎嘯聲。吏色然懼。瞽者忽喝。與人任前。指吏曰。請從此三折而東。入深林。則知金所在。余不敢偕子同往也。吏匍匐奔至。曲折殊甚。穿深林。果得一大庄院。爲闢者所呵。吏以直告。問曰。若何事。饒舌。雖然。業已來。候吾王登殿自訴也。吏隨入門。數層。巍然臺殿。丹

碧射目。時日已西匿。屏息簷下待。少頃燈火輝煌。仙樂
作自內殿。幾半里。劍戟森列。侍衛如雲。非復人間。殿上
一王者。童顏道貌。如老君。傍擁以羽幢寶劍。扶輦人環
珮鏘然。王者呼從者引吏前。問曰。汝韓某命來索金者
乎。吏惶恐。屏息不能對。王者曰。此處無義之金頗多。盍
引彼自認。繞道至一庫。則金銀與棟齊。吏認前所解金。
封識宛然。未啓也。復返殿上。仙樂再作。王者已退矣。侍
者傳令。吏暫住數日。候回音。朝夕閉一室。穴牕投以食。
將半月。吏海恨無聊。欲逃無路。偶見室有小門。試入之。
又一洞天。吏方徘徊間。忽腥風自墻樹落。血滴衣袂。月
下詳矚。皆人頭及斷手脚也。吏魂膽俱喪。急返故處。不

能成寐。約三漏。殿上傳吏出。則王者侍從燈火羅列如
前。吏長跪聽命。王者曰。吾不忍累汝全家。有扎覆汝手。
金不可得也。吏唯唯。從者授書。一力士挾之出。行小徑。
如雲霧。足不履地。將黎明。已至通衢。力士曰。第可歸矣。
回視之。影已滅。吏跋涉月餘。歸成都。述其事於韓。韓始
不信。吏出書。韓自啓之。悚懼失色。汗浹背。退卽盡釋解
金。人皆莫解所以。後韓卒。其親隨人云。一月前有人
韓臥內。截其辮髮。及枕畔卽鑰去。韓不敢詰。王者所封
扎內卽此也。後遣人徧訪。迷其徑。不可得。隸園雜說
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遠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
少假。更謁侯司徒恂。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

禮。世威感悅。願効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
炮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
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
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
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
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
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牛耳云。壯悔堂集

汶上有響馬肆劫。衆捕方遂巡。見翁媪並纏來。識之。遮
拜翁馬首求助。翁笑曰。余夫婦朝泰安娘娘。何暇爲人
擒賊。衆哀請。媪忿然曰。老娘出一臂可乎。衆喜。遮拜媪
前。媪挈懷中所抱孩付翁。以已驢易翁馬。挾彈呼衆曰。

速隨來。騎如飛。鳥踪旋滅。衆馳二三十里。見媪緩轡返。
有愉容。車裝財物。若輩前往收還。諸賊奴。老娘已縱之
矣。遂去。衆趨前林。果不謬。蓋老媪能挽鐵胎弓。以鐵丸
彈人。無不立死。所乘又追風馬。賊衆素呼爲某太太。聞
其名卽遁耳。柳軒叢談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與遇河南宋將軍家。
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
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
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遇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
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
去。柄鐵摺爲環。復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

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我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牕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寢而醒。則辭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讐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

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滅築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而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句。去。句。後遂不復至。魏叔子文集

松陵周姓者。道登相公族裔。不自檢束。比暇日。則負手井閭間。忽遇外來少年。相與泥首曰。我則之世僕。名二舍。飄零道路。今歸服役。周睹其眉目。英偉。語言次第。不

類下。始拒之。因舍執禮愈卑。遂引在敗屋中。以示相却之意。舍了無去志。適因出探友人。舍亦隨行。見友人書室中。蘭盛開。磁盆檀架。嘆賞不已。舍云。奴當爲郎君致此。周以妄言。不答而返。詰朝。則蘭已死在。驚馳呼舍。責彼行竊。損我家聲。言未畢。友人趨至。見蘭大笑曰。吾兄欲此。何不明示。乃作梁上君子耶。周以舍告。友曰。吾固疑兄素非勇者。豈能輕越重垣。必有肉飛仙佐之耳。蘭不足惜。兄可督其見還。我輩伏暗壁中。窺其形跡。周如約。諭遣。舍無難色。是夜漏再下。見舍懸空而下。鼻帔絳幘。左挾蘭。右匕首。捷如隼。入雲。不暇轉瞬。迨晨次。周密訊友云。靜夜無聞。惟一絲玄霧。矯下檐楹。卽覓

霜雪侵人。戰慄不已。少焉乘燭就視。則蘭已置之誓所。不移毫髮。祇花葉周謝矣。周歸。旋召舍語。若有術如此。自非無故相依。然稍爲漏洩。禍將及我。可速他圖。舍奮然而出。不知往所。西臯外集

休寧程宗斗。弱冠好鎗棍。利付三千金。命賈宗斗携往河南少林寺學武藝。罄其囊。少林例。學成者能打散衆木偶。方許出寺。否則必欲去者。乃由徇竇出其。宗斗學既久。獨能打散木偶。既出。懼祖責。不敢歸。父遣人訪得之。閉諸室。不令他遊。後父挾重貲。偕之往北京。道遇響馬賊。父懼甚。匿草間。宗斗獨斂數十人。皆碎易響馬驚拜。神人也。逸其父于山。宴而後。其囊宗斗從之。

方十難。偶聞門外喧譁。急躍起。如飛鳥掠簷間。忽不見。群盜驚甚。少頃。自門外從容來。曰。吾乍聞喧。將試吾拳勇。乃不人噪雜。不足辱一揮也。盜皆色然恐。急還其行裝。送其父子歸。其父亦訝其。曩亦不知其技勇若此也。後恐其將入匪類。不令出遊。遂以商賈終焉。懷秋集

